

削弱戰略運用於城鎮不對稱作戰之研究

作者／羅雲瀚

提要

隨著21世紀軍事衝突典範的轉移，2022年俄烏戰爭與2026年美伊戰爭所呈現出的戰爭經驗可以發現，戰爭典範轉移深刻影響中共軍事戰略的建軍思維，特別是烏克蘭「以小博大」的不對稱作戰模式，證明閃電戰轉向持久的消耗戰後，守勢方運用削弱戰略的高度可行性；對我國而言，西岸密集的城鎮群提供天然的立體屏障，透過「全社會防衛韌性」的整合，將軍事、經濟、法律與心理等多元領域化為戰略支柱，不僅能有效遲滯共軍的推進，更能對敵方內部體系達成深層侵蝕，將戰爭轉化為國家意志的持久競賽，展現防禦韌性的核心戰略價值。

孟子云：「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深刻體現「居安思危」的道理，更突顯出我國平時建軍備戰的重要性。近年中共在觀察21世紀的國際戰爭經驗後，逐漸體認到若要達成「不戰而屈人之兵」，必須強化對我國的非傳統軍事威脅，特別是自2022年8月裴洛西訪臺的環臺軍演後，共軍對我海空軍的威懾日益增加，促使我國重新審視防衛作戰之急迫性；依據114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所提出「以削弱敵軍為原則」的指導方針，透過部署多層次防禦與多道防線，旨在將戰事轉化為延長的消耗戰，迫使共軍面臨軍備損耗與後勤補給的雙重困境，因此，如何運用我國密集城鎮地形遂行不對稱作戰模式，已成為研究如何遲滯敵軍並奪取戰略主動權的核心重點。

關鍵詞：戰爭典範轉移、削弱戰略、全社會防衛韌性、四年期國防總檢討、不對稱作戰。

壹、前言

《孫子兵法·作戰篇》所云：「夫兵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顯示大規模軍事行動以「速戰速決」為主軸的戰略邏輯，並強調戰爭期程的拖延將對進攻方的資源儲備與部隊士氣造成

劇烈侵蝕。雖然傳統觀點常將此視為對持久作戰的警惕，但在城鎮不對稱作戰的框架下，此一論述正驗證當守勢方能運用高度韌性實施防禦、阻礙敵方達成速決目標時，即可將空間轉化為時間，藉由延長戰爭期程大幅提升「削弱戰略」的成功勝算，使進攻方陷入其難以承受的資源損耗與

戰略僵局。¹因此，強化全社會防衛韌性實力，乃是我國鞏固守勢優勢並有效嚇阻中共軍事入侵的核心「戰略資產」。當中共企圖追求「兵貴勝」之速戰速決戰略時，我國各級部隊應透過詳實的戰場情報準備，強化城鎮地形的立體化韌性，並於敵軍可能行進路線設置殲敵區，主動迫使戰爭進入「持久作戰」之消耗泥淖。此舉並非盲目的延遲與損耗，而是運用縝密的戰術作為，發揮國軍兵要情報優勢以延長戰線，藉此消耗敵方作戰意志並拉長其後勤補給線。透過「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運用，誘發中共內部之政治與經濟動盪，進而達成削弱戰略之最終目標。²

隨著21世紀軍事衝突的典範轉移與科技革新，傳統以大規模裝甲部隊遂行「閃電戰」的戰術空間已顯著受限。此現象並非意味裝甲武力之重要性降低，而是在瞬息萬變的城鎮作戰環境中，高密度的建築結構與錯綜的街道巷弄，使守勢方得以善用地形優勢，佔據關鍵地形要點與瞰制點，對登陸上岸之敵軍構成極大威懾。此種環境限制具備軍備優勢的共軍發揮遠程精確打擊與快速機動力之效能，進而凸顯出不對稱作戰在現代化防禦戰略中的核心價值。³

貳、削弱戰略與城鎮作戰之關聯性

依據我國《114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

QDR）之指導方針，當敵軍發動進犯時，國軍部隊將依循常態危機處理、備戰部署、聯合反登陸、濱海暨灘岸戰鬥、縱深防禦及持久作戰等階段，秉持「削弱敵軍」原則，部署多層次防禦兵力與多道防線，嚴防關鍵要地失守。其中，進入「縱深防禦」與「持久作戰」階段，實質象徵作戰範疇已延伸至本土城鎮戰場；審視歷年漢光演習之實兵操演課目，敵軍若欲登陸臺灣本島，其最大敵可能行動預判將於北部地區實施強襲登陸，並企圖以「閃電戰」之勢迅速向我中樞要域推進，透過奪取首都臺北與遂行「斬首作戰」顛覆政權，以期達成其速戰速決之戰略目標。⁴然而，對共軍而言，直接登陸北部地區亦伴隨著極高的戰略風險，亦可能以遠程火箭部隊攻擊本島，達到其戰略目的。雖然此舉意在重演二戰時期德國突襲挪威首都奧斯陸，或2022年俄羅斯企圖閃擊烏克蘭首都基輔的「快速奪權」行動，但進攻方所需承擔的失敗代價極高，這些史實均為我國強化防範作為的重要借鏡。在共軍遂行「斬首行動」的敵可能行動中，其空降或特戰精銳部隊即便突入，仍須面對衛戍區錯綜複雜的城鎮地形與立體化地物；若敵方缺乏精確的即時情報與詳盡的兵要調查，恐難以在短時間內達成作戰目的，而這正是衛戍區守備部隊應持續強化「地形優勢」與「反滲透作為」的關鍵防衛重點。⁵

一、削弱戰略的意涵

- 1 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下一場戰爭，2035年是關鍵〉，《國防安全研究院》，2025年3月13日，〈<https://indsr.org.tw/focus?typeid=23&uid=11&pid=2797>〉，檢索日期：2025年12月31日。
- 2 Yaakov Lappin, "Israel and NATO States Share Urban Warfare Insights",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November 30, 2017, No.664, pp.1-3.
- 3 陳成良，〈4年了 俄烏戰爭為何還沒打完？從閃電戰打成消耗戰〉，《自由時報》，2026年2月24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5349440>〉，檢索日期：2026年2月28日。
- 4 中華民國114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114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國防部，114年3月，頁25-29。
- 5 吳哲宇，〈漢光反斬首演練 今年移師北捷〉，《自由時報》，2024年7月14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656461>〉，檢索日期：2026年1月1日。

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在《戰爭論》中指出：「在衝突中消磨敵人，意即利用戰爭的持續時間來導致敵人身體與精神（道德）抵抗力的逐漸枯竭」，這正是「削弱戰略」的核心展現。對於進攻方而言，唯有在最短時間內奪取勝利，方能以最小的資源與人力代價獲取最高政治紅利。從軍事戰略視角審視，我國於1935年對日作戰初期所採取的「以空間換取時間」戰略，實為現代不對稱消耗戰的先驅範式；當時透過縱深配置、層層布防及堅固工事，將戰事轉化為極致的持久磨損，利用地理縱深極度伸張敵方的後勤補給線，誘導進攻方陷入生理與物資的雙重疲憊。這種戰略不僅在物理層面削減敵方員額，更在戰略維度上利用時間的延展瓦解敵軍的「作戰底線」，待敵方陷入「利盡而疲」的戰略決勝點時再予以迎頭痛擊，從而驗證弱勢方如何透過韌性體系達成「以小擊大」並最終取勝的可行性。⁶

換句話說，削弱戰略在很大程度上是閃電戰的相反概念。消耗戰的核心邏輯在於「交戰雙方支撐前線作戰之持久力」，主張透過物理上的持續損耗，迫使敵方達到物質與心理的臨界崩潰點；這類作戰通常會演變成漫長且代價高昂的陣地僵局，這正是截至2026年2月24日俄烏戰爭屆滿四周年之際，現代戰爭史中最顯著的「戰爭經驗」。此種戰略模式對我國防禦作戰具有高度啟示：當進攻方（共軍）試圖追求快速奪權的「閃電戰」時，我軍若能將其拖入「消耗戰」的泥沼，便能利用臺灣海峽的地理隔閡與城鎮地形的不對

稱優勢，極大化敵方的後勤壓力與政治風險。這種以時間換取國際支持與敵軍內耗的策略，已成為現代不對稱戰爭中，弱勢方反制強權入侵的關鍵路徑。⁷

相較之下，閃電戰則追求「時間的優勢」，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軍利用裝甲部隊集結、空中支援與高度機動性，針對敵防禦體系關鍵點實施穿透打擊以造成毀滅性破壞；而諾曼地登陸經驗亦顯示裝甲與步兵協同作戰之重要性，當時德軍雖設有灘頭防線，卻因登陸初期未能妥善運用戰車部隊有效打擊盟軍，且未能利用橋樑及道路等地形要點阻滯敵軍，導致其無法將閃電戰轉化為有利的消耗戰以延長戰線，最終奠定盟軍勝利的基礎，這也再次證明守勢方若能及早利用關鍵節點與裝甲打擊力阻斷進攻方的機動節奏，將是反制閃電戰並轉向削弱戰略的決定性因素。⁸

在現代陸地作戰的形式中，消耗戰已從傳統的物資與戰力損耗，演進為一場以「韌性（Resilience）」為核心的全社會防衛；不同於閃電戰強調透過速戰速決達成敵方防禦體系的「系統性癱瘓」，消耗戰的致勝關鍵在於刻意延長戰爭期程，藉此考驗並對抗交戰雙方在政治穩定、經濟韌性與集體心理上的承受門檻。而我國也2025年由行政院主計總處編列相關預算來強化社會韌性，其中在強化農業上編列190億元以因應戰時或天然災害發生時，能夠屯儲備用糧食，並在能源上將強化電力系統等納入，以避免能源遭斷絕，各項發電設施能夠持續運作，確保民生物

- 6 蘇聖雄，〈空間換取時間-蔣中正於華北的對日軍事布局（1935-1937）〉，《臺大歷史學報》，第66期，2022年12月，頁103-108。
- 7 許庭瑛，〈為什麼俄烏戰爭持續四年仍未分出勝負？專家揭解答〉，《中時新聞網》，2026年2月25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60225001792-260408?chdtv>〉，檢索日期：2026年2月28日。
- 8 蕭英煜、吳光中，〈防衛作戰裝甲部隊運用之研究—以史達林格勒戰役及諾曼第戰役為例〉，《陸軍學術雙月刊》，第53卷第553期，2017年6月，頁77-86。

資能夠有效管理及運用。⁹在這種戰略模式的複雜度不亞於高機動性的機動戰，其本質在於將戰爭重心從物理目標的毀滅，轉向對敵方心理防線的深度瓦解，亦即透過對意志力的長效磨損，達成比單純消滅有生力量更為澈底且持久的戰略癱瘓。¹⁰從1937年蔣中正於廬山談話中所強調的「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深刻表現出「全社會防衛」的核心精髓，這與現代戰爭強調的「韌性」不謀而合。這段話驗證當國家面臨存亡威脅時，唯有動員全體國民共同抗敵，將社會整體的意志、資源與持久力轉化為防衛力量，方能透過長期的戰略磨損，使進攻方陷入無法自拔的消耗泥淖，進而達成弱勢方以韌性對抗強權、獲取最終戰略勝利的目標。¹¹從軍事科學的視角觀察，21世紀的消耗戰已昇華為超越戰場兵力交戰的全維度對抗，其核心在於將戰爭重心從第一線部隊的戰術衝突，轉移至後方聯勤體系、關鍵基礎設施與社會整體韌性的直接較量。在這種「持久磨損」的模式下，決定勝負的關鍵不再僅是精準武器的存量，而是國家在面臨長期封鎖與高強度打擊時，能否維持社會運行的最低功能並確保國民抗敵意志不墮。因此，建構「全社會防衛韌性」不僅是支撐軍事作戰的後盾，更是現代國防體系中轉化地理優勢、抵銷敵方閃電戰效能，最終達成削弱戰略目的不可或缺的战略支柱。

以2024年2月24日爆發的俄烏戰爭經驗顯示

，當俄羅斯初期企圖以閃電戰奪取基輔的戰略受挫後，戰事迅速轉向其所不願面對的消耗戰，使其軍事行動不再僅是裝甲數量之爭，而是對國家經濟與社會韌性的極端考驗。面對西方大規模的經濟封鎖、制裁及對烏克蘭的持續軍援，俄羅斯被迫轉入「戰時經濟體制」，試圖利用資源基數與社會對傷亡的高耐受度，來對沖戰場僵局對國家意志的侵蝕。這場衝突呈現現代戰爭的冷酷本質：當科技與戰術無法迅速突破時，戰爭將回歸最原始的生存競賽，亦即在物質損耗與心理壓力的雙重重壓下，誰的社會體系能比對手多堅持一秒、晚一秒崩潰，誰就能取得最終勝利，這已非單純的軍隊對抗，而是全社會防衛韌性的全面較量。¹²

二、城鎮不對稱作戰

城鎮作戰環境具備高度複雜的立體化特徵，不論是捷運、火車站等地下設施，或是街道巷弄與高樓大廈，皆對進攻方構成嚴峻的戰術挑戰，而高密度的人口分布更進一步加劇作戰困難度。借鏡2024年10月中旬受國際高度關注的加薩走廊以哈衝突，從慘重的傷亡統計中可發現，除軍事人員外，大量平民的捲入凸顯現代城鎮戰的殘酷本質，更深刻示範如何將高度密集的建築物轉化為守勢方的戰術優勢。¹³這類地形對攻守雙方均具備極高的軍事價值：對於守方而言，複雜的城市地景是抵銷敵方遠程精確打擊、遂行不對稱作戰的天然屏障；對進攻方而言，則必須在極大化

- 9 行政院主計總處，〈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預算案〉，《行政院主計總處》，2025年9月11日，〈<https://www.ey.gov.tw/File/E0A76ECE36F64A64?A=C>〉，檢索日期：2026年4月25日。
- 10 方琮嫻，〈中共戰爭威脅下的臺灣全社會防衛韌性〉，《國防安全研究院》，2025年6月20日，〈<https://indsr.org.tw/respublicationcon?uid=12&resid=3016&pid=5545>〉，檢索日期：2026年2月2日。
- 11 劉維開，〈蔣中正廬山談話會發表經過〉，《晉陽學刊》，第3期，2014年，頁46-48。
- 12 江旻杓，〈俄烏戰爭對臺灣防衛作戰的意涵〉，《戰略與評估》，第13卷第2期，2024年1月，頁82-90。
- 13 BBC NEWS中文，〈以巴衝突：以色列總理排除與哈馬斯停火的可能性，稱「現在是戰爭時期」〉，《BBC NEWS 中文》，2023年10月31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7270786>〉，檢索日期：2026年2月2日。

武力效能與降低附帶損害之間面臨極大的戰略拉扯與道德成本。¹⁴

在當代高強度城鎮戰環境下，哈瑪斯於加薩走廊展現的「拖延與消耗戰略」，深刻詮釋面對具備精準導引武器優勢的強權時，如何運用不對稱作戰思維將地理空間轉化為戰略韌性，這種模式已超越傳統軍事對抗，演變成一種將平民生計、民政管理與國際輿論高度武器化的深度融合，其核心邏輯在於透過極致的立體化防禦與社會體系整合，強制敵軍進入高風險的近距離戰鬥並誘發其政治與道德成本，這對於同樣身為守勢方且需面對軍備優勢敵人的國軍而言，在構建全社會防衛韌性及強化不對稱作戰實務上，具有極高且具體的戰略參考價值。¹⁵對於守勢方而言，密集的城鎮環境是最天然的「防護屏障」，不僅能成為多重嚇阻的掩體，更能運用城鎮高度破碎且立體化的空間特性，將傳統軍事武力的劣勢轉化為「以小擊大」的不對稱戰法。這種作戰模式利用高樓、地下設施與巷弄形成的立體迷宮，限制敵方裝甲部隊的機動與精確打擊效能，強制敵軍陷入逐屋爭奪的消耗陷阱，進而達成對敵方體系化力量的深度磨損與戰略意志的剝離。

在當代非對稱城鎮戰的框架下，哈瑪斯採取將武裝力量深度嵌入平民與難民群體的策略，刻意模糊戰鬥員與非戰鬥員間的法律界線，迫使攻勢方在執行軍事行動時，必須受制於國際武裝衝

突法（Law of Armed Conflict, LOAC）的規範及複雜的軍民區分難題。此種戰略性的人口隱蔽不僅大幅限縮精準導引武器等技術優勢的發揮空間，更誘發進攻方在決策程序中的法律與道德摩擦，進而有效遲滯其作戰節奏，在物理空間與決策時效上同步延緩敵軍達成戰略目標的進程。¹⁶然而我國應避免將平民陷入戰爭的風險中，應善用自身優勢，完善作戰地區內的兵要調查，並結合全社會防衛韌性初衷，將民用避難區與軍事作戰區域區分開。在城鎮作戰時更需熟稔地運用地下化設施實施兵力轉移，避免暴露出部隊位置，對周遭平民形成生命威脅等。而在2026年的城鎮韌性演習中，¹⁷更以三大重點為演習目標，持續提高各項衝突情境的比例、演習強度的持續提升及持續擴大全民參與，其中對平民影響最重要的就是衝突情境比例的演練上，將預防性的撤離、戰時大量傷患的醫療救護及後送演練、災難（戰時）發生時的運行交通管制及心理防衛等，都是軍民整合的重點驗證項目。¹⁸也藉此演習確保戰事發生時，將國際武裝衝突法等人道救援等運用，由憲警協助重要的交通管制，確保各項平民能夠依照新版全民防衛手冊完善戰時、天然災害發生時各項物資整備及自我救助等功用，發揮「全社會防衛韌性」整合之用意。¹⁹

更深層的戰略邏輯在於，哈瑪斯透過民政警察與緊急委員會維持基礎行政運作，其核心意圖

14 Avi Kober, "Israel and Wars of Attrition",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5, pp.220-225.

15 Kobi Michael, "Hamas' Strategy of Suspension and Attrition",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NO.1816, January 18, pp.1-5.

16 王順文，〈以哈衝突下的人道援助危機〉，《國際開發援助現場季刊》，第15期，2024年3月，頁34-40。

17 2025年時，政府已經將「萬安演習」與「民安演習」整併為「城鎮韌性演習」。

18 行政院，〈2026城鎮韌性演習下周展開 卓揆：3大重點提升全社會防衛韌性意識〉，《行政院》，〈<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0d1a12ba-75fe-4033-911e-272c2c550325>〉，2026年4月16日，檢索日期：2026年4月25日。

19 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當危機來臨時，臺灣全民安全指引〉，《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https://prepare.mnd.gov.tw/>〉，檢索日期：2026年4月30日。

除民生保障外，更在於維繫統治結構的「持續存在感」與政權合法性的象徵，藉此阻斷替代性治理勢力的生成空間。這種將基層行政與抵抗意志高度耦合的作法，在心理維度上達成戰略韌性的深度延伸，並將戰場由單純的物理對抗轉化為長期的心理與政治磨損，這正是加薩消耗戰略得以持續運行的核心驅動力，展現「生存即抵抗」的非對稱作戰本質。此場「以哈衝突」深刻地呈現出現代消耗戰略的冷峻意涵：戰爭的核心目標已不再單純是消滅物理性的有生力量，而是針對敵方抵抗意志與社會士氣進行系統性的侵蝕與腐蝕，進而實踐「削弱戰略」的終極效應。

參、城鎮戰戰術戰法運用

在臺灣本島的軍事防禦構思中，西岸部分具備登陸適性的灘岸與緊鄰之「混凝土叢林」形成極其特殊的地理屏障。從臺北延伸至高雄的連續高密度城鎮群，使我軍能將高度都市化的景觀轉化為致命的非對稱戰場。這種由密集建築結構與立體化地下空間交織而成的環境，大幅抵銷進攻方在裝甲武力與空中偵察技術上的相對優勢，迫使戰事迅速脫離廣域機動戰之範式，陷入效能低下且高度耗損的城鎮消耗戰困局中，進而達成遲滯敵軍並侵蝕其作戰動能之戰略目的。²⁰

在美軍軍事決策程序（MDMP）的任務分析階段，指揮官與參謀體系的核心職責在於將任務（Mission）、敵軍（Enemy）、地形與氣候（Terrain and Weather）、我軍部隊與支援（Troops and Support Available）、可用時間（Time Available）及民事考量（Civil Considerations）等 METT-TC 要項，置於特定的地理環境與人文脈絡下進行系統化評估。透過戰場情報準備各階

段產物的整合運用，參謀人員得以深度解析城鎮地形特有的「立體化空間」與「高密度地貌」，將複雜的都市結構與基礎設施（含地下化設施）轉化為不對稱作戰的戰略優勢。於研擬行動方案（Course of Action, COA）過程中，指揮官的決心下達不僅將城鎮視為單純的物理障礙，而是透過對建築密度、高度及地下空間的專業分析，擬定具備全社會韌性的防禦戰術，藉此有效遲滯敵軍行動、抵銷其兵力優勢，進而大幅提升達成作戰目的之勝算。

根據2017年以色列與北約（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聯合演訓之實證分析顯示，在高強度城鎮作戰環境中，官兵的心理抗壓能力與對認知訊息處理的精準度需求正顯著提升。城鎮環境構成一種非線性、三百六十度的立體化戰場空間，使攻守雙方皆處於由簡易爆炸裝置（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 IED）、反裝甲火力、制高點狙擊威脅以及地下化坑道設施所交織而成的複合式威脅網絡。在城鎮作戰的諸多挑戰中，「戰場抗壓」被視為最嚴峻的核心變數；倘若官兵缺乏足夠的心理韌性與適應週期，極易因高壓環境引發認知失調，導致其無法有效發揮平時之訓練成效，甚至可能因失序的生理應激反應造成位置暴露，進而誘發整體防線的系統性崩潰。²¹特別是在面對敵方密集火力的威脅下，官兵必須具備強大的心理素質，方能於極短的決策時效內，透過精確的地面戰術行動壓制並遂行火力殲滅。隨進研判共軍可能登陸臺灣西部城鎮並發動縱深作戰，其在人口稠密區遂行高強度戰鬥之機率顯著增加；因此，共軍第一線部隊的戰場抗壓效能與心理韌性，恐將成為中共對我

20 郝瑞麟，〈創新／不對稱作戰思維下的建軍備戰：以林口空降與淡水登陸為例〉，《國防雜誌》，第36期第4卷，2021年12月，頁65-80。

21 同註2。

實施兩棲登陸與都市攻堅戰能否達成預期戰略目標的關鍵決定性變數。²²

一、戰術韌性

根據美軍戰爭學院於2019年發表的報告《大戰略即消耗：衝突中整合多元力量之邏輯，Grand Strategy is Attrition: The Logic of Integrating Various Forms of Power In Conflict》指出，即便具備豐富實戰經驗，美軍在大規模作戰行動中仍缺乏完善的戰術評估準則，導致師、軍級單位在決策執行層面出現不一致的現象。作者盧卡斯·米列夫斯基（Lukas Milevski）針對此理論缺口，提出一套能與「軍事決策程序」（MDMP）深度整合的新型評估架構，強調評估機制應與作戰計畫同步開發。該架構的核心在於將戰鬥效能實施量化，特別是在高強度地面作戰中，精準預判部隊損耗至關重要。過去實務往往過度聚焦於戰鬥部隊的消長，卻忽略「非戰鬥部隊損耗」及後勤補給維持線的持續效能；因此，若欲達成削弱戰略之目標，參謀作業必須將非戰鬥單位的耗損納入分析，以防前線部隊在後勤斷鏈下遂行持久交戰，進而避免如M1A2T戰車等新式重型裝備因缺乏支援而無法發揮戰力。在瞬息萬變的戰場環境下，指揮官的決心下達、參謀分析及行動方案之研擬，皆應建構於統一的作戰評估平臺，方能確保計畫與命令具備一致性，有效供下級單位遂行任務。²³

實踐任務式指揮（Mission Command）的核心前提在於具備「明確定義的目標、資源與限制」；當戰爭缺乏具體戰略目標時，其運作基礎將

面臨瓦解。根據美國戰爭學院於2017年的報告指出，任務式指揮之精髓係賦予基層部隊主動權以應對瞬時萬變的戰場環境，然此種「授權」必須構築於「清晰意圖」的基石之上。面對高強度消耗戰與非對稱環境，美軍從多次境外作戰中總結出任務式指揮成功的關鍵，在於基層單位能深度理解並達成「指揮官意圖」（Commander's Intent），此意圖乃是連結基層戰術行動與高層戰略目標的共同準據。倘若缺乏明確的作戰目的或計畫導引，任務式指揮將因失去核心方向而無所適從，進而無法發揮其在複雜戰場環境下的最大戰術價值。²⁴因此，因應任務式指揮與去中心化指管（Decentralized Command and Control）的演進趨勢及實務需求，我國於《114年國防報告書》中明確將「去中心化指管」列為發展重點，以應對戰場通訊可能遭敵阻斷及戰線高度破碎化的戰略環境。這象徵著防衛作戰範式的重大轉型：在戰術層級的主動性上，當中央指揮鏈受損時，基層單位必須具備獨立判斷、協作應戰與自我存續的遂行能力；在戰略意圖的內化上，為防止「去中心化」導致指揮決策趨向碎片化或各自為政，全軍必須具備高度一致的戰術認同。這不僅是技術層面的通訊備援與冗餘建設，更是心理維度的精神統合，確保每一位基層指揮官均能深切理解「為何而戰」之初衷，並在混亂戰局中始終鎖定「最終作戰目的」以發揮集體戰力。

根據相關報導與軍事部署動態顯示，我國衛戍區防衛能量自2025年起獲顯著強化。2026年年初，負責中樞衛戍之憲兵部隊已全面配賦人攜式

22 劉麗巧、胡良勝，〈面向效費分析的聯合火力打擊兵力規劃模型體系研究〉，《軍事運籌與評估》，第38卷第1卷，2023年2月，頁43-46。

23 Lukas Milevski, "Grand Strategy Is Attrition: The Logic Of Integrating Various Forms Of Power In Conflict", US Army War College, April, 2019, pp.3-10.

24 林超倫，〈去中心化指管與任務式指揮〉，《國防安全研究院》，2025年12月29日，〈<https://indsr.org.tw/focus?uid=11&typeid=24&pid=2984>〉，檢索日期：2026年1月11日。

刺針防空飛彈，顯示臺北都會區的點防空與低空防禦體系已趨完備，且針對嚴峻敵情威脅，海軍陸戰隊第66旅亦於2025年年初進駐衛戍地區，協同憲兵第202指揮部共同遂行首都保衛任務。從機動力、偵蒐力及防空能量的系統性提升觀察，國軍已精準識別城鎮環境中作戰部隊的能力優勢，透過對特定地景地貌的深刻認知，將高度都市化的空間結構轉化為防禦屏障，旨在對試圖發起突擊之共軍實施精準打擊與有效阻絕，進而達成衛戍作戰之最終戰略目標。²⁵

二、後勤削弱

《孫子兵法·作戰篇》所云：「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充分展現後勤補給線對戰爭成敗的決定性影響。中共自2016年啟動大規模軍事改革以來，其核心邏輯在於落實「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之指導原則；透過撤銷原總後勤部與總裝備部，並將戰區軍種總部之保障職能實施整併，藉此強化後勤體系的指揮統合性，並加速高科技武器與軍事裝備之研發期程。²⁶在「七大軍區」改制為「五大戰區」後，各戰區均編設專責之聯勤保障部隊，負責區內各項後勤保修與資源調配，此舉不僅提升戰略後勤體系，更實質支撐「戰區主戰」在現代化聯合對抗中，確保作戰持續力與戰區保障效能之戰略目標。²⁷

在聯勤保障部隊設立初期，其編制原為正軍級單位，然於2018年中央軍委正式將其級別提升

至副戰區級，此舉深刻彰顯共軍高層對後勤保障實務價值的高度重視。此項調整之核心目的，在於使聯勤保障部隊具備與戰區軍種總部對等之行政與指揮階級，藉此在平等的指揮體系上遂行協調合作，確保後勤體系與作戰指揮體系達成順暢對接，進而強化後勤補給線之整體整合效能。²⁸在中共對我國潛在軍事衝突的預判中，兩棲登陸作戰無疑是戰略執行的關鍵核心，自2022年8月以後，中共藉由常態化環臺軍事演習顯著提升灰色地帶襲擾強度，並轉向運用海警執法權於我國海域實施戰備警巡，試圖透過軍民手段交織之壓力，²⁹增加我國海巡及海軍部隊之戰備負荷。³⁰

兩棲登陸作戰之戰術成功與否，核心取決於後勤維護能量的持續性與梯次銜接之流暢度，然此關鍵面向在過往研究中往往面臨探討未臻深入的侷限。當共軍第一梯隊之兩棲合成旅與重型合成旅遂行登陸，並完成灘岸障礙排除與破障任務後，作戰重心將立即轉換為後續梯隊如何透過精密規劃的序列運輸，將油彈補給物資迅速運補上岸，藉此鞏固灘頭堡並向內陸擴張交通網。在共軍「敵可能行動」的評估框架中，桃園海湖海灘（紅色海灘）與臺北港等戰略要地，因具備支援大規模行政下卸與快速物資轉換的地理優勢，構成其跨海能量投送之核心節點。因此，上述地點必然成為敵軍奪取之首要目標，亦是我國守備部隊必須優先強化防禦作為與戰力部署的關鍵戰略

25 吳哲宇，〈陸戰66旅裁戰車、砲兵營 設無人機部隊 與憲兵聯防衛戍首都〉，《自由時報》，2025年2月4日，〈<https://def.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4940482>〉，檢索日期：2026年2月10日。

26 李蕙貽，〈習近平中央軍事指揮體制改革之研究〉，《復興崗學報》，109期，2016年12月，頁115-118。

27 黃恩浩、翟文中，〈中共聯勤保障部隊在習近平軍改下的發展與走向〉，《陸軍後勤季刊》，2025年5月，頁88-94。

28 王明濤，〈裝備保障任務智能規劃創新研究〉，《坦克裝甲車輛》，第3期，2026年3月，頁91-92。

29 方瑋立，〈中國環臺軍演出動49機艦、10海警船海巡證實3海上民兵船參與〉，《自由時報》，2025年4月2日，〈<https://def.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4999829>〉，檢索日期：2026年3月10日。

30 鍾志東，〈中共無人機侵擾外島營區警訊不容小覷〉，《國防安全研究院》，2022年9月9日，〈<https://indsr.org.tw/respublicationcon?uid=12&resid=1912&pid=3403>〉，檢索日期：2026年2月24日。

區位。³¹

肆、城鎮戰削弱戰略應用

臺北市作為國家政治、經濟與軍事指揮中樞，其地理環境具備極端的不對稱防禦價值。衛戍區內高樓林立（含臺北101等超高層建築）且街道狹窄，結合極其發達的捷運系統、地下街及下水道路網，構成立體化的「都市迷宮」。此環境不僅大幅限制共軍裝甲部隊的觀察射界與機動路徑，更為我守備部隊提供天然的隱蔽與掩蔽條件。在戰術執行層面，衛戍區守備部隊（憲兵與陸戰隊）應利用高層建築建立「觀察與打擊站」，運用標槍飛彈與刺針飛彈等精準武器，對敵方突入部隊遂行「自上而下」的頂部攻擊。同時，藉由地下通道進行隱蔽的兵力轉移與側翼襲擊，使敵軍陷入「處處皆戰場、無處不遇敵」的心理疲勞與作戰泥淖。³²

從2025年漢光演習的實作經驗觀察，憲兵第202指揮部已具備整合捷運地下化設施實施兵力移轉與後勤運補之能力。此舉能有效避開共軍的衛星偵搜與精準導引武器打擊，並透過「分散式指管」機制，運用多元路徑特性與詳實的兵要調查成果，使部隊能由各站點迅速機動至戰術目標周遭。這種利用地下交通路網遂行的快速集結與彈藥運補，不僅提升戰術位置的進入效能，更大幅強化城鎮防禦部隊在極端戰場環境下的持久作戰韌性。³³

一、傳統軍事削弱

在衛戍區城鎮作戰中，國軍可採取「削弱戰略」，充分利用高密度鋼筋混凝土建築構築之「混凝土叢林」以消耗敵軍進攻動能，³⁴使每一棟建築均轉化為獨立防禦節點，迫使敵方陷入逐屋、逐層爭奪的近接戰，進而極速損耗其精準彈藥與基層兵力，使其「閃電戰」節奏在臺北盆地陷入消耗泥沼。依據《114年國防報告書》之「去中心化指管」模式，確保當指揮鏈因敵方首波打擊受損時，衛戍區各級憲兵與海軍陸戰隊仍能依據「作戰計畫」之戰術目標獨立遂行任務，使敵軍無法透過單一「斬首行動」達成戰略目的，必須面對各守備部隊持續性的防禦與削弱。此外，鑒於傳統飛彈與反裝甲武器之存量隨交戰高度損耗，且產能恐難即時支應戰耗需求，借鏡2026年美伊戰爭中高單價精準武器對抗低成本無人機之經驗，善用商用無人機等「高性價比」之高科技武器，將是在削弱戰略與持久作戰中，彌補產能缺口並達成戰術目標的關鍵參考借鏡。³⁵

二、非傳統軍事削弱

在現代城鎮作戰環境中，非傳統軍事削弱手段已躍升為交戰國間高度重視的領域。隨著認知作戰手段層出不窮，灰色地帶威脅與心理壓力不斷攀升，傳統軍事打擊已不再是中共唯一的戰略選項。若從非傳統安全威脅視角分析，借鏡2014年俄羅斯在克里米亞遂行的「混合戰」（Hybrid

31 陳弘志，〈國防安全院分析共軍若攻臺首波登陸5萬人「這20處紅色海灘」〉，《FTNN新聞網》，2024年1月8日，〈<https://www.ftnn.com.tw/news/161828>〉，檢索日期：2026年2月24日。

32 陳冠宇，〈漢光演習2025／「人攜式刺針飛彈」出沒北捷！憲兵帶上捷運機動「物資轉用」，首度公開成亮點〉，《今周刊》，2025年7月14日，〈<https://www.business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27/post/202507140005/>〉，檢索日期：2026年3月3日。

33 劉宇捷，〈漢光41想定飛彈滿天飛...憲兵首度「搭捷運」進行地下移防〉，《自由時報》，2025年7月14日，〈<https://def.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5106899>〉，檢索日期：2026年3月3日。

34 根據臺北市資料大平臺於2026年2月26日所提供「臺北市現有營造建築物棟數時間數列統計資料表」指出，臺北市超過10層樓以上的建築物有18,438棟，較民國100年的17,378增加約970棟。

35 楊浩瀚、杜麟，〈無人機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研究〉，《第十三屆中國指揮控制大會論文集》，頁139-143。

Warfare) 成功經驗可知，其透過非傳統軍事手段達成戰略目標，顯示當代衝突的重心正從純粹的武力威脅，轉向對目標國政治穩定度與經濟體系完整性的深度干擾。³⁶此類「混合戰」將認知作戰、網路戰與法律戰靈活整合，視為新型態的威懾手段；其核心旨趣在於傳統軍事力量正式接戰前，先行瓦解敵對國的社會防衛韌性與國家意志，透過心理戰之威嚇效應達成戰略預期。³⁷由賴清德總統於2024年9月主持之「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成員涵蓋政府、軍方及民間重要法人與企業，其核心目標在於建構全民共識：當面臨共軍入侵威脅時，守護國土之責不僅限於第一線軍警部隊，更須整合民間人力與物力資源，並結合動員體系與政府各部門之縝密規劃，以全民總體力量達成「全社會防衛韌性」之戰略目標。³⁸

伍、結論

綜合上述研究分析顯示，現代戰爭的決勝關鍵已超越傳統軍事武力範疇，核心在於「全社會防衛韌性」所凝聚的抵抗意志。針對兩岸潛在的局部衝突，我國應將特殊的地理環境與城鎮地形轉化為中共難以負荷的「戰略成本」，並透過以下三點核心原則貫徹削弱戰略：

一、確立「去中心化」與「分散式指管」架構

「去中心化」不僅是應對電子干擾的通訊備援，更是作戰計畫與指揮鏈重層關係的重塑。在城鎮不對稱作戰中，指揮權的下授是作戰成功的必要條件；基層單位的「獨立指揮」並非專斷獨行，而是依循作戰計畫之指導，結合實際戰況發揮自主判斷。必須確保基層指揮官在指管中斷時

，仍能秉持「生存即進攻」之原則，將每一條街道與建築轉化為敵方的政治與軍事負擔。

二、針對敵體系弱點實施「選擇性消耗」

儘管共軍聯勤體系改革已提升物質規模，但其「副戰區級」的集權架構在面對高不確定性的城鎮戰時，仍存在反應遲鈍與教條化之內在矛盾。我國守備要領應聚焦於打擊其後勤輸具與聯勤節點，利用城鎮環境限制其機動能力，將其高度依賴中央支援的「體系化優勢」轉變為「體系化負擔」。這種以小博大的不對稱戰法，旨在藉由核心節點的堅韌防禦延長戰線，將消耗層次提升至敵方的整體國力，進而提高削弱戰略之勝算。

三、整合非傳統威脅防禦，建構全社會防衛機制

「混合戰」的特性顯示戰爭起始於首發子彈射擊之前，應對法律戰、認知戰與網路威脅必須跨越單一軍事手段，納入國家大戰略層級。社會韌性的建構應包含供應鏈自給、關鍵基礎設施防護及公民抗壓能力；當中共試圖以心理戰達成戰略目的時，我方展示的「社會穩定」即是強大的戰略嚇阻。

總結而言，戰爭是一場關於時間的競賽。防禦方的勝利基於對抗時間的韌性，在承受物質損耗與心理壓力的同時，維持社會運作之基本功能，並藉由持久作戰引發國際社會對進攻方的政治與經濟制裁，方能達成削弱戰略之最終目標。

作者簡介

羅雲瀚

現任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115年現學員。

- 36 許菁芸，〈俄烏戰爭爆發的緣起、發展與進程：雙重安全困境的詮釋〉，《遠景基金會季刊》，第26卷第3期，2025年7月，頁64-82。
- 37 詹祥威，〈俄烏戰爭中的「混合戰」運用〉，《國防安全研究院》，2022年4月14日，〈<https://indsr.org.tw/respublicationcon?uid=12&resid=1875&pid=1631&typeid=3>〉，檢索日期：2026年3月13日。
- 38 林仕祥，〈「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重點一次看！賴清德：必要時能支援軍事行動〉，《遠見雜誌》，2024年9月27日，〈<https://www.gvm.com.tw/article/115974>〉，檢索日期：2026年3月11日。